中說考

中說考序

序曰中說之作也何傳之難而湮之易乎知者寡而罪者衆乎由魏晉而來天其閉道也已矣是故長玄虛而盛齊戒競終代而攻誕詐言道則惟空寂爲文則餝淫麗而王氏仲淹者出獨師孔子言宗論語述準六經學修於近治求其本邦昌則獻其謀邦欲亂則退而懷之秦漢而下其罕若人之傳乎罪之者曰僭經也擬孔子也夫學不師聖將奚則焉古不云乎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法聖人而

謂之非何也昔夫子之時墳典丘索紛如也詩且三千篇列國之史叛經四代之禮樂兼學之夫上古之治朴而陋不可復也中古之治文而驕不可由也存其文質之中不俚以倨不華以僞簡可習也約弗亂也其唯夫子之六經邪是故桑中鶉奔可參雅頌斥狎侮論可殿典謨假仁竊禮可與存義敘變溺而事敗化消薄而武低吾不可如之何也已而羣倫攸斁將欲救於文創不巨則痛不深懲不切則勸不勇存其正以形其非鑒於亂以有其治譬諸膏粱藥石著

生者弗備發也自漢而後道降矣治淡矣文則煩以蕪矣而是非得失之故宜察史氏之述最若馬遷班固者泚謬不殫與覩丘明且劣矣夫兩漢尚行遵經辭無一言之幾於道者不然則民彝其遂泯亂與故仲淹其有憂世之志乎而其續經俱亡中說十篇醇駁相淆必或依倣論語爲書讀者厭之銑爲別白其詞權量其行類分爲三曰內曰外曰雜內篇九篇義美文馴外篇九篇詞若誇張義亦錯雜其餘放言不倫疑出後人所附潤爲雜篇削杜淹之誕爲世家凡

二十篇間爲發蘊糾失曰釋然後仲淹之書眞
贋粲列可以羽翼孔氏傳諸其人著雍困敦之
歲日長至相臺崔銑書

中說考卷之一

王通撰　相臺崔銑子鍾著

內篇第一

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辨曰聖人即事明道相其盛衰有亂事而無亂道非正世而立正訓

文中子曰吾視遷固而下述作何其紛紛乎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

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釋薛氏瑄曰諒非董狐筆盡信誠為難誰哉決宜聖大典垂不刊統曰後世以談性為經述事爲史故性不關于治亂事無與于存省

文中子曰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為乎順之則吉逆之則凶釋曰通變故神神故不測

子在長安楊素蘇夔李德林皆請見子與之言歸而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素與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夔與吾言終日言聲而不及雅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門人曰然則何憂子曰非爾所知也二三子皆朝之預議者今

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王道從何而興乎吾所以憂也門人進子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霑襟焉詩日何謂如休矣

越公以食經遺子子不受曰羨蔡令禎無所用也答之以酒誥及洪範三德釋什越公楊素也食經淮南王撰

子曰小人不激不勵不見利不勸

靖君亮問辱子曰言不中行不謹辱也

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徒以誇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

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

子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多歛之國其財必削

子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

子曰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故樂至九變而淳氣洽矣裴晞曰何謂也子曰夫樂象成者也象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王化始終所可見也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皇何爲而藏乎

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子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

子遊孔子之廟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王孝逸曰夫子之道豈少是乎子曰子未三復白圭乎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吾子汨彝倫乎孝逸再拜謝之終身不敢祛否

揚素謂子曰天子求善御邊者素聞惟賢知賢敢問夫子子曰羊祜陸遜仁人也可使素曰已死矣何可復使子曰今公能為羊陸之事則可

如不能廣求何益通閩邇者悦遠者來折衝樽
俎可矣何必臨邊也

子曰仁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智者斯可矣智
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義者斯可矣如不得見
必也剛介乎剛者好斷介者殊俗

子登雲中之城望龍門之關曰壯哉山河之固
賈瓊曰既壯矣又何加焉子曰守之以道降而
宿于禹廟觀其碑首曰先君獻公之所作也其
文典以達見劉孝標絕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
毀也任公於是乎不可謂知人矣見辯命論曰

人道廢矣

子曰使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

子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釋曰程子曰圓者靜方者動

李密見子而論兵子曰禮信仁義則吾論之孤虛詐力吾不與也

子曰知者樂其存物之所爲乎仁者壽其忘我之所爲乎

李伯藥見子而論詩子不答伯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分四聲八病剛柔清濁

各有端序音若塤篪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

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辯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釋曰由晉而下皆伯樂之詩也甚者以淫麗為[illegible]以[illegible]綺為功億[illegible]也久矣應[illegible][illegible]枚[illegible]人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遠宗人

子曰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

子曰士有靡衣鮮食而樂道者吾未之見也

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必先恕乎曰敢問恕之說子曰爲人子者以其父之心爲心爲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爲心推而達之於天下斯可矣辯從道不從好同理不同俗斯爲恕矣

楚難作使使召子子不往謂使者曰爲我謝楚公天下崩亂非至公血誠不能安苟非其道無爲禍先釋曰楚公楊素子玄感也以黎陽叛

內篇第二

李密問王霸之畧子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

李密出子謂賈瓊曰亂天下者必是夫也幸災

而念禍變強而願勝神明不與也

子曰不就利不違害不強交不苟絕惟有道者能之

陳叔達問事鬼神之道子曰敬而遠之問祭子曰何獨祭也亦有祀焉有祭焉有享焉三者不同古先聖人所以接三才之與也達茲三者之說則無不至矣叔達俛其首

或問蘇綽子曰俊人也曰其道何如子曰行於戰國可以強行於太平則亂矣問牛弘子曰厚人也

子燕居董常竇威侍子曰吾視千載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爲政者有所持循吾視千載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後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千載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千載而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釋曰周公之事仲尼之業各有本焉不求其本何以紹之文焉而巳揚雄是也

或問王隱子曰敏人也其器明其才富其學贍

或問其道子曰述作多而經制淺其道不足稱

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衆傳釋曰壽取其篇甯取其平子曰使陳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使范甯不盡美於春秋歆向之罪也裴晞曰何謂也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釋曰志存大化試則以撰毀為傳繹鑿王道傳則以解況為義

子曰蓋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賈瓊曰何謂也子曰白黑相渝能無微乎是非相擾能無散乎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

禮之衰也書殘於古今詩失於齊魏汝知之乎賈瓊曰然則無師無傳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必也傳又不可廢也釋以貫識則傳有王弼明易者九人焉九師

或問揚雄張衡子曰古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言艱曰其道何如子曰靖矣釋曰靖言未能通安然作發默君者斯又非衡之所也

子曰我未見見謗而喜聞譽而懼者

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問使人之道曰無偏曰敢問化人之道子曰正其心問禮樂子

曰王道盛則禮樂從而興焉非吾所及也

或問楊素子曰作福作威玉食不知其他也

楊素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屬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

子曰古之爲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以恕今之爲政者任刑而棄德故其人怨以詐釋曰恕者知上之用刑作僞也

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

房玄齡問書云寵光發帝舉帝何謂也子曰何必讓光古之大臣發民舉明所以示天下也

子見牧守屢易曰是堯舜三載考績仕於三年有成今旬月而易吾不知其治於政也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不如是之亟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

釋曰若不致[illegible]致理治

[illegible]

賀若弼請射於子後以言子曰美哉乎藝[illegible]

君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可游也游
不悅而去子謂門人曰矜而慢難乎免於今之
世矣

內篇第二

子謂荀悅史乎史乎謂陸機文乎文乎皆思過半矣釋曰荀史志存教化陸非其倫

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

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江總詭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釋曰文出於性失性之文焉有典則昔人論王安石云人雜說國文則傳世諧非馬論

子曰吾惡夫佞者必也愚乎愚者不妄動吾惡夫豪者必也恪乎恪者不妄散

子曰達人哉山濤也多可而少怪或曰王戎賢乎子曰戎而賢天下無不賢矣

房玄齡問史子曰古之史也辯道今之史也耀文問文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

子謂叔恬曰汝為春秋元經乎春秋元經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失則無所取衷矣辯子取其辯言春秋

子曰郡縣之政其與列國之風乎列國之風深以固其人篤曰我君不卒求我也其上下相安乎及其變也勞而散其人盖傷君恩之薄也而不敢怨郡縣之政悅以幸其人慕曰我君不卒

撫我也其臣主屢遷乎及其繼之亦而迫其人蓋怨吏之酷也而無所傷焉然有善政未及行也劉微曰敢問列國之風變復而不怨郡縣之政變怨而不傷何謂也子曰傷而不怨則不曰猶吾君也吾君得逃乎何敢怨怨而不傷則不曰彼下矣吾將賊之又何傷哉曰三代之不尚有仁義存焉六代之季仁義盡矣何則導人者非其路也

釋曰此之列國皆聖賢之後十室之邑有忠信焉最爾之國有忠家焉鄉之中有先生焉故禮義修而仁及生興天下所為七策從之子孫半之秦窮知力而往能取事改俗降久矣故勢必趨於郡縣於後世哉區分天下之地付之守令以牧民

吾見禍亂相尋而無已也夫古之任人度才稱德孔門之徒名以政事者其治不過千室之邑而已今之郡大者千里屬邑數十爲長者多淺且不能悉矣望其深也宜令大郡不過四百里邑百里山林間廣者不會將守久任責以十令一曰明賦籍以詔教閱二曰審什伍以相連耕三曰限夫田以斷兼併四曰惠農桑以豐委積五曰去末作以一本業六曰敦教學以正情性七曰表德行以厲風俗八曰聚才藝以敘官宜九曰嚴分諡以杜僭忒十曰專刑賞以驗勸懲章其卑倪之禮裁其罰僇之能累其簿書之稽亦庶乎古之治也

陳叔達爲絳郡守下捕賊之令曰無急也請自新者原之以觀其後子聞之曰陳守可與言政矣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苟非君子焉能固窮導之以德懸之以信且觀其後不亦善乎

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子曰此文景尚病其難行也夫廢肉刑害於義損之可也衣弋綈傷乎禮中焉可也雖然以文景之心爲之可也不可格于後

子曰古之事君也以道不可則止今之事君也以佞無所不至（借曰爲公則忠爲私則佞）

芮城府君起家爲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直而無執曰何以加乎子曰太和爲之表至心爲之內行之以恭守之以道退而謂董常曰大廈將顛非一木所支也

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爲禮子之族婚嫁必具六禮曰斯道也今亡矣三綱之首不可廢吾從古

子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欲今人以爲詐我則好詐焉不爲誇衒苦愚似鄙今人以爲恥我則不恥也

子曰古之仕也以行其道今之仕也以逞其欲難矣乎釋曰其學無本故其仕無道

子曰吏而登仕勞而進官非古也其纂之餘酷

乎古者士登乎仕吏執乎役祿以報勞官以授德

子曰美哉公旦之爲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誘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故遷都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

無功作五斗先生傳子曰汝忘天下乎縱心敗矩吾不與也

子謂周公之道曲而當私而恕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乎

子曰聖人之道其昌也潛其弊也寖寖焉若寒暑進退物莫不從之而不知其由也

中說考卷之一

中說考卷之二

內篇第四

溫彥博問稽康阮籍何人也子曰古之名理者而不能窮也曰何謂也子曰道不足而器有餘曰敢問道器子曰通變之謂道執方之謂器曰劉靈何人也子曰古之閉關人也曰可乎曰兼忘天下不亦可乎曰道足乎曰足則吾不知也

釋曰稽阮志不附晉遺真荒漫者耳閉關之言深矣

陳守謂薛生曰吾行令於郡縣而盜不止夫子居於鄉里而爭者息何也薛生曰此以言化彼

以心化陳守曰吾過矣退而靜居三月盜賊出境子聞之曰收善言叔達善聽

房玄齡問田疇何人也子曰古之義人也

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故曰存乎其人子曰安得圓機之士與之共言九流哉安得皇極之主與之共叙九疇哉釋曰九流一曰儒二曰道三曰陰陽四曰法五曰名六曰墨七曰從橫八曰雜九曰農九疇見洪範大[illegible]失之蕩禮廢矣陰陽失之泥人事廢矣法失之刻恕廢矣名失之假義廢矣墨失之同仁廢矣從橫失之詭信廢矣雜失之漫真廢矣農失之鄙教廢矣道一而已矣儒是也流豈有九哉

杜淹問崔浩何人也子曰迫人也執小道亂大

總

程元曰敢問豳風何也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子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孰能卒之哉元曰豳居變風之末何也子曰夷王已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者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惟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歌豳曰周之本也嗚呼非周公孰知其艱哉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矣哉

太原府君曰溫子昇何人也子曰險人也智小謀大永安之事同州府君常切齒焉則有由也釋曰士以濫爲先以退爲貴勵與其妄也不若止才與其纖也不若愚永安魏莊宗年號子昇與元瑾謀逆誅

子之家廟座必東南向自穆公始也曰未忘先人之國

遼東之役子聞之曰禍自此始矣天子不見伯益讚禹之詞公卿不用魏相諷宣帝之事釋曰隋煬帝自八年征遼至九年喪師數百萬遂亡天下

王孝逸謂子曰天下皆爭利棄義吾獨若之何

子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

劉炫見子談六經倡其端終日不竭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以尼父爲多學而識之耶炫退子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釋曰吾心即經盡其心者不擊經文而經道行矣

凌敬問禮樂之本子曰無邪凌敬退子曰賢哉儒也以禮樂爲問

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志之萌乎釋曰虞以下羨詵者考覈攄辭而於志遠矣若文中

予其可與言詩矣乎

子遊大樂聞龍舟五更之曲黯然而歸曰靡靡樂也作之邦國焉不可以遊矣釋曰楊帝將南遊作此曲

子曰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謹未若不行而謹賈瓊曰如何予曰推之以誠則不言而信鎮之以靜則不行而謹惟有道者能之

楊素謂子曰甚矣古之為衣冠裳履何樸而非便也子曰先王法服不其深乎為冠所以莊其首也為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襜如劍珮鏘如皆所以防其躁也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以此

防民猶有疾驅於道者令諭之曰不便是投魚於淵寘猿於木也天下僞之不馳騁而狂乎引之者非其道也

邳公好古物鐘鼎什物珪璧錢貝不具子關之曰古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財釋曰不具之上展有脫字或具字譌蘇疑封邳聞公

子謂姚義能交或曰簡子曰所以爲能也或曰廣子曰廣而不濫又所以爲能也

繁師玄曰遠矣吾視易之道何其難乎子笑曰有是夫終日乾乾可也視之不臧我思不遠釋曰

權以終始其變無咎

子謂房玄齡曰好成者敗之本也願廣者狹之道也

子曰賤物貴我君子不爲也好奇尚怪蕩而不正必有不肖之心應之

鄭和譖子於越公曰彼實慢公公何重焉越公使問子子曰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越公待之如舊

李密問英雄子曰自知者英自勝者雄問勇子曰必也義乎

賈瓊曰甚矣天下之不知子也子曰爾願知乎
哉姑修焉天將知之況人乎

內篇第五

楊玄感問孝子曰始於事親終於立身問忠子
曰孝立則忠遂矣
劉炫問易子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已況吾儕乎
炫曰吾談之於朝無我敵者子不答退謂門人
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魏徵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
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徵退

子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二言乎子曰汝所謂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吾獨得不二言乎常曰心迹固殊乎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而適道者不知其殊也各云當而已矣則夫二未違一也李播聞而歎曰大哉乎一也天下皆歸焉而不覺也常曰猶子曰心迹之判使謂道司馬溫公曰聖人功業謂子至誠而發于心迹之誠心由功業而也其為而判哉

子曰處貧賤而不懾可以富貴矣僮僕稱其恩可以從政矣交遊稱其信可以立功矣

子見縗絰而哭不輟者遂弔之問喪期曰五載
矣子泫然曰先王之制不可越也
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以仁義曰若之何
以勝子曰莫如仁義過此敗之招也
子曰史傳興而經道廢矣記註興而史道誣矣
是故惡夫異端者
薛收曰何爲命也子曰稽之於天合之於人謂
其有定於此而應於彼吉凶曲折無所逃乎非
君子孰能知而畏之乎非聖人孰能至之哉
賈瓊曰書無制而有命何也子曰天下其無主

而有臣乎曰兩漢有制志何也子曰制其書美於鄉人乎志其勲德於備物乎薛收曰帝制其出王道乎子曰不然出也後之帝者非昔之帝也其雜百王之道而取帝名乎其心正其跡譎其乘秦之弊不得已而稱之乎政則苟簡豈若唐虞三代之純懿乎是以當人則可典禮則未薛收曰純懿遂亡乎子曰人能弘道焉知來者之不如昔也釋曰後之帝者以下其言抑

賈瓊問何以息謗子曰無辯曰何以止怨曰無爭

子曰易聖人之動也於是乎用以乘時矣故夫卦者智之鄉也動之序也薛生曰智可獨行乎子曰仁以守之不能仁則智息矣安所行乎哉

子曰元亨利正運行不匱者智之功也

賈瓊問群居之道子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曰可終身而行乎子曰烏乎而不可也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而外不殊俗夫如此故全也

子曰居近識遠處今知古惟學矣乎

子曰恭則物服慤則有成平則物化子曰我未見平者也

子謂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釋曰房敗石顯璞沮王敦君決貞矣惟其取微于技而迷于道故君子譏之是以賛學數無用偏心焉

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嗚呼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越公問政子曰恭以儉鄧公問政子曰清以平安平公問政子曰無鬬人以名

程元曰敢問風自火出家人何也子曰明內而齊外故家道正而天下正

子曰仁義其教之本乎先王以是繼道德而興

禮樂之首也

子曰禮其皇極之門乎聖人所以嚮明而節天下也其得中道乎故能辯上下定民志

子曰君子可招而不可誘可棄而不可慢輕譽苟毀好憎尚怒小人哉

子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

內篇第六

子曰君子不受虛譽不祈妄福不避死義

或問長生神仙之道子曰仁義不修孝悌不立

奚爲長生甚矣人之無厭也

子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疏近而不狎頹如也

或問嚴光樊英名隱子曰古之避言人也問東方朔子曰人隱者也

賈瓊事楚公困讒而歸以告子子曰瓊汝將閉門却掃歟不知緘口而內修也瓊未達古人之意焉

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爲文中子以爲知言文中子曰其名彌消其德彌長

其身彌退其道彌進此人其知之矣

子□□□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故君子沒稱

□□明而黜者不然無以□也作史者取　□太熙晉惠帝年號北以南為島夷南以北

□焉　索虜

子曰詩有天下之作焉有一國之作焉有神明之作焉吳季札曰小雅其周之衰乎豳其樂而不淫乎子曰孰謂季子知樂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豳烏乎樂其勤而不怨乎

薛收問仁子曰五常之始也問性子曰五常之本也問道子曰五常之一也賈瓊行子於道有

不盡矣乎子曰通於三才五常有不該者神明殛也或有不足者斯止矣

內史薛公謂子曰吾文章可謂淫溺矣文中子離席而拜曰敢賀丈人之知過也薛公因執子手喟然而詠曰老夫病何德之子振頹綱

子謂賀若弼曰壯于趾而已矣

子曰天下未有不勞而成者也

文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元經其以人事終乎故止於陳亡於是乎天人備矣薛收曰何謂也子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

也故君子備之

賈瓊請絕人事子曰不可請接人事子曰不可瓊曰然則奚若子曰莊以待之信以從之去者不追來者不拒泛如也斯可矣

子曰我未見謙而有怨亢而無辱惡而不彰者也

杜淹問七制之主子曰有大功也問賈誼之道何如子曰羣疑亡矣或問楚元王子曰惠人也問河間獻王子曰智人也問東平王蒼子曰仁人也問東海王強子曰義人也保終榮寵不亦

宜矣

子曰婦人預事而漢道危乎大臣均權而魏命亂矣儲后不順而晉室隳矣此非天也人謀不臧咎矣夫

子謂魏相其漢相識兵畧達時令遠乎哉

裴嘉有婚會薛方士預焉酒中而樂作方士非之而出子聞之曰薛方士知禮矣然猶在君子之後乎

御河之役子聞之曰人力盡矣釋曰煬帝開永濟渠名御河運僅征遼

張玄素問禮子曰直爾心儼爾形動思恭靜思正問道子曰禮得而道存矣玄素出子曰有心乎禮也夫禮有竊之而成名者况躬親哉

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囮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囮去媒讒佞遠矣

子謂北山黄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針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

房玄齡問正主庇民之道子曰先遺其身曰請究其說子曰夫能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爲心矣道可行矣

玄齡曰如主何子曰通也不可究其說蕭張其猶病諸噫非子所及姑守爾恭執爾慎庶可以事人也

子曰早婚少聘教人以偷妾媵無數教人以亂且貴賤有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

中說考卷之二

中說考卷之三

內篇第七

子曰吾不仕故成業不動故無悔不廣求故得不雜學故明

文中子曰疑滯者智之蝥也忿憾者仁之螣也纖悋者義之蠹也

子謂賈威曰既冠讀冠禮將婚讀婚禮居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朝廷讀賓禮軍旅讀軍禮故君子終身不違禮賈威曰何危言不學禮無以立此之謂乎

子述婚禮賈瓊曰今皆亡又焉用續子曰瓊爾無輕禮無諂俗姑行之可也

子贊易至觀卦曰可以盡神矣

子曰古者進賢退不肖猶患不治今則吾樂賢者而哀不賢者如是寡怨猶懼不免詩云惴惴小心如臨空谷

子讀說苑曰可以輔教矣

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吾願見偽靜詐儉者

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君

子寡尤小人多慾良以是夫

子曰君子不責人所不及不強人所不能不苦人所不好夫如此故免老聃曰吾言甚易行天下不能行信哉

薛收問易子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收退而歎曰乃今知人事修天地之理得矣釋曰人固大化中其舉動造化也故謂造化不止以人事可謂人事非造化不可

仇璋問君子有爭乎子曰見利爭讓聞義爭爲有不善爭改

子謂收曰我未見欲仁好義而不得者也如不

得斯無性者也

子曰嚴子陵釣於湍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

子曰火炎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故君子不欲多上人

董常歎曰善乎顏子之心也三月不違仁矣子聞之曰仁亦不遠姑慮而行之爾無苟羨焉惟精惟一誕先登于岸常出曰慮不及精思不及睿焉能無咎焉能不違

門人有問姚義孔庭之法曰詩曰禮不及四經

何也姚義曰嘗聞諸夫子矣禮以斷物志定而
後及也樂以和[illegible]德全而後及也書以制法
從事而後及也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故不
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
以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及
故聖人後之豈養蒙之具邪故曰然則詩禮何
為而先也義曰以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
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非其言
發其志者其行辯其德志定則發之以春秋於
是乎斷而能變德全則導之以樂於是乎和而

知節可從等則達之以書於是乎可以立制知命則申之以易於是乎可以盡性若驟而語春秋則蕩志輕義驟而語樂則喧德敗度驟而語書則狎法驟而語易則玩神是以聖人知其必然故立之以宗列之以次先成諸己然後備諸物先濟乎近然後形乎遠亶其深乎亶其深乎

子聞之曰姚子得之矣釋曰今之學者有論語大學以先六經

子曰識寡於見德輕於才斯過也已

子曰治亂運也有乘之者有革之者窮達特也有行之者有遇之者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

之者一來一往各以數至豈徒云哉

遼東之役天下治船子曰林麓盡矣帝省其山其將何辭以對

賈瓊曰淳離朴散其可歸乎子曰人能弘道苟得其行如反掌爾昔舜禹繼軌而天下朴夏桀承之而天下詐成湯放桀而天下平殷紂承之而天下陂文武治而幽厲散文景寧而桓靈失斯則治亂相易澆淳有由興衰資乎人得失在乎教也曰太古不可復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詩書禮樂復何為哉董常聞之謂賈瓊曰孔孟

云亡矣子之道行則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乎敦六淳朴不可歸哉辯曰此文之上引老子其詞不平今刪附禮篇子曰以性制情者鮮矣我未見處岐路而不遲廻者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內篇第八

子讀易至山附于地剝曰固其所也將安之乎是以君子思以下人

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故君子畏之無遠近高深而不應也無洪纖曲直而不當也

故歸之於天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魏徵曰書云惠廸吉從逆凶惟影響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彼交匪敖萬福來求其是之謂乎子曰徵其能自取矣董常曰自取者其稱人耶子曰誠哉惟人所召賈瓊進曰敢問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何謂也子曰召之在前命之在後斯自取也庸非命乎噫吾未如之何也已矣瓊拜而出謂程元曰吾今而後知元命可作多福可求矣程元曰敬佩玉音服之無斁

子曰佞以承上殘以御下誘之以義不動也

子曰多言德之賊也多事生之讎也

薛方士曰逢惡斥之遇邪正之何如子曰其有不得其死乎必也言之無罪聞之以誡

或問韋孝寬子曰幹矣問楊愔子曰輔矣

宇文化及問天道人事如何子曰順陰陽仁義如斯而已

賈瓊為吏以事楚公將行子餞之瓊曰願聞事人之道子曰遠而無介就而無諂泛乎利而諷之無闕其捷瓊曰終身誦之子曰終身行之可也

文中子曰諸侯不貢詩天子不采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嗚呼斯則久矣詩可以不續乎賈瓊薛收曰道不行如之何子曰父母安之兄弟愛之朋友信之施於有政道亦行矣奚謂不行

子謂任薛王劉崔盧之昏皆非古也何以視譜釋 任[illegible]黃帝王劉同出[illegible]崔[illegible]譜不通[illegible]

或問謝安子曰[illegible]子[illegible]敬矣問淵嶠子曰[illegible]人也[illegible]智近謀遠鮮不及矣釋[illegible]

子曰[illegible]形爲[illegible]識都其中而三才備矣氣爲鬼其天乎識爲神其人乎合得之理性焉辟收曰敢問天神人鬼何謂也周公其達乎子曰天哉周公遠則冥諸心也心者非他也窮理者也故逖求於天推神於天蓋尊而遠之也故以祀禮接焉近則求諸己也己者非他也盡性者也卒歸之人推鬼於人蓋引而敬之也故以饗禮接焉古者觀盥而不薦思過半矣辟收曰敢問地祇子曰至哉百物生焉萬類形焉示之以民斯其義也形也者非他也骨肉之謂也故以

祭禮接焉收曰三者何先子曰三才不相離也
措之事業則有主焉圓丘尚祀觀神道也方澤
貴祭察物類也宗廟用饗懷精氣也收曰敢問
三才之蘊子曰至哉乎問夫天者統元氣焉非
止蕩蕩蒼蒼之謂也地者統元形焉非止山川
丘陵之謂也人者統元識焉非止圓首方足之
謂也乾坤之蘊汝思之乎於是收退而學易
子曰棄德背義而患人之不已親好疑尚詐而
患人之不已信則有之矣
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詐子曰諸者民之情性

也情性能亡乎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辯日人

有詩詞人無詩

姚義困於窶房玄齡曰傷哉窶也盍請乎姚義曰古之人爲人請猶以爲捨讓也況爲己乎吾不願子聞之曰確哉義也貧行古之道矣有以發我也難進易退

文中子曰動失之繁靜失之寡福曰故君子貴中

子曰罪莫大於好進禍莫大於多言痛莫大於不聞過辱莫大於不知恥

薛收問政於仲長子光子光曰舉一綱衆目張

弛一機萬事隳不知其政也故告文中子子曰

子光得之矣

子曰人不里居地不井授終苟道也雖舜禹不能理矣

子曰政猛寧若恩法速寧若緩獄繁寧若簡臣主之際其猜也寧信執其中者惟聖人乎釋曰書曰任賢勿貳未聞其不害忠邪而一槩信之也

子曰委任不一亂之媒也監察不止姦之府也裴晞問之曰左右相疑非亂乎上下相伺非姦乎古謂之蛇豕之政噫亡秦之罪也

杜淹問隱子曰非伏其身而不見也時命大謬則隱其德矣惟有道者能之故謂之退藏於密杜淹曰易之興也天下其可疑乎故聖人得以隱子曰顯仁藏用中古之事也淹曰敢問藏之之説子曰泯其迹悶其心可以神會難以事求斯其説也又問道之旨子曰非禮勿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淹曰此仁者之目也子曰道在其中矣淹退謂如晦曰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信顏氏知之矣

魏永爲龍門令下車而廣公舍子聞之曰非所

先也勞人逸已胡寧嘉營未遽止以謝子子曰

不勤不儉無以爲人上也

房玄齡問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可謂忠乎子曰

讓矣

杜如晦問政子曰推爾誠舉爾類賞一以勸百

罰一以懲衆夫爲政而何有如晦出謂竇威曰

讜人容其訐佞人杜其漸賞罰在其中吾知乎

爲政矣

房玄齡問薛收曰道之不行也必矣夫子何營

營乎薛收曰子非夫子之徒歟天子失道則諸

侯修之諸侯失道則大夫修之大夫失道則士修之士失道則庶人修之修之之道從師無常誨而不倦窮而不濫死而後已得時則行失時則蟠此先王之道所以續而不墜也古者謂之繼時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如之何以不行而廢也玄齡惕然謝曰其行也如是之遂乎

文中子曰仲尼之述廣大悉備歷千載而不用悲夫仇璋進曰然夫子今何勤勤於述也子曰先師之職也不敢廢焉知後之不能用也是藨是蓘則有豐年

釋曰文中子能立矣

內篇第九

子之家六經畢備朝服祭器不假曰三綱五常自可出也

龍湝死子哭於寢門之外拜而受弔

子居家雖孩孺必狎其使人也雖童僕必斂容

子躬耕或問曰不亦勞乎子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且庶人之職也亡職者罪無所逃天地之間吾得逃乎

子執黍登場歲不過數石以供祭祀冠婚賓客之酒也成禮則止子之室酒不絕釋曰用有節

予於是日弔祭則終日不笑

銅川夫人好藥予始述方葯城府君重陰陽予始著曆日且曰吾懼覽者或費日也

予閒居儼然其動也徐若有所慮其行也方若有所畏其接長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幼者溫溫然如有就

予之服儉以潔無長物焉綺羅錦繡不入于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婦人則行青碧

予宴賓無貳饌食必去生味必適果菜非其時不食曰非天道也非其土不食曰非地道也

鄉人有窮而索者曰爾於我乎取无擾爾鄰里

鄉黨為也我則不厭

鄉人有喪子必先往反必後

子之言應而不唱唱必有大端

子之鄉無爭者或附人善子知其善則稱之不

善則曰未嘗與久也

子濟大川有風則止不登高不履危不乘悍不

奔馭

鄉人有水土之役則具畚鍤以往曰吾非從大

夫也

銅川府君之喪勺飲不入口者三日營葬具曰必儉也吾家有制焉棺槨無飾衣衾而舉帷車而載塗車芻靈則不從五世矣既葬之曰自仲尼已來未嘗無誌也於是立墳高四尺不樹焉

子之他鄉舍人之家出入必告既而曰奚適而無禀

萬春鄉社子必與執事翼如也

子有內弟之喪不飲酒食肉郡人非之子曰吾不忍也賦載馳卒章而去

子見耕者必勞之見主人必俛之鄉里不騎焉

初鳴則盥漱具服飾川夫人有疾子不交睫者三月人問者送迎之必泣以拜子不相形不禱疾不卜非義子將之陝門人從者鏘鏘焉被于路子止之曰散矣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門人乃退子遊焉蕪之谷遂至牛首之谿登降信宿從者樂姚義賓威進曰夫子遂得潛乎子曰潛遯伏矣亦孔之昭威曰聞朝廷有召子議矣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姚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賓威曰終踰絕險曾是不

僖子喟然遂歌正月終焉既而曰不可爲矣

子居家不暫捨周禮門人問子子曰先師以王道繼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通也宗周之介子敢忘其禮乎

子之居常湛如也言必恕動必義我與人欺曲以待其會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惠

中說考卷之三